影崎&鹰司苍叶

Q：一条巨大的蜈蚣不经意间从人物腿上爬过，他会怎么做？

影崎愣了愣，一把抓起了巴在她腿上摇摇欲坠的蜈蚣，所幸她带着防护手套才得以不必享受数十只脚在皮肤上蠕动摇摆的感觉。疑惑地看了看其他学生们吃了苦瓜一样的脸色，她重新把蜈蚣摆上了试验台。

“对不起女士，打扰您上课了。”她低下头，这次确实地将注射器的针头扎进了那可怜的动物的身体中。

“鹰司，你腿上有什么东西哦。”

被唐泽提醒，鹰司苍叶才把注意力从报告中挖了出来，低头看向自己腿上——一只金头蜈蚣。那东西倒像是有了灵性，此刻也抬着头正好跟鹰司对上眼了。

双方沉默着对峙了半分钟。

唐泽瞅了瞅鹰司的脸色，清了清嗓子后才小心地问道，“那个……鹰司？”

“唐泽前辈，有什么指教吗？”

“不也没有什么指教啦。就是、那啥，嗯，难不成……你会害怕这个？”

不过就算真的害怕也没什么！谁还没有点不拿手的事情啊？唐泽慌慌张张地补充完，就看到鹰司熟练地掐住了那东西的一节，随手就放在了旁边窗户的外缘处。蜈蚣乍一逃脱生天，赶忙扭动着身子顺墙遁走，而鹰司就那么看着，直到它的身影消失才收回目光。

“也不是害怕。”他若有所思道，“只是突然想起小时候这样拿蜈蚣吓过人。”

“哈哈哈什么嘛，鹰司也有过那么淘气的时候啊！”

Q：当人物去医院探望别人时，他有什么感受？

影崎笔挺地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双手握住海琳娜没插着输液管的右手。也只有海琳娜会知道，这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虽然看上去平静，但那像包裹住易碎品一样轻柔而谨慎的双手，比她这个病人还要缺乏温度。

她慈爱地看向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孩子，想用力抓住那双手，最后却只有指尖能稍微动了动。

这点动作足以引起影崎的注意力了。她向海琳娜俯身过去，顺手帮她掖好了有些掀开的被子，“老师，您不舒服吗？要不要我去叫医生来？”

“我没事的。倒是你啊，你不能一直这么待下去，身体会垮掉的。”

“……老师，请让我陪着您吧。”影崎笑了笑，黯淡的眼神这才恢复了些光彩，只是声音依然喑哑。“我该这么做，我愿意这么做的，您是我的家人，现在除了陪在您身边，我也没有更要紧的事情去做了。”

“你现在把身体弄垮，我走之后，谁来照顾你呢？”

“老师。”

“我们都知道的。你和我都知道，分别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海琳娜老师！！”

“我亲爱的孩子，人都是会死的。”海琳娜注视着惶惶然一再想打断她的影崎，脸上露出了一如既往的温柔神色，“我教过你，问题是不会因为你不去看就消失的。所以不要去逃避死亡，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我只不过是比你先走一步——而且，我也没有遗憾，自从有你和苍叶陪在我身边，我度过的每一刻都很幸福。”

“海琳娜奶奶……那就请您不要赶我走……请让我一直陪在您身边吧。”

影崎终于哽咽。她颤抖着低下头去，将干涩的脸颊贴在那只她永远都不想放开的手上，在海琳娜的叹息声中，慢慢闭上了漾着碎银一样的光的双眼。

鹰司安静地看向依然亮着的“手术中”的提示灯。

明明才是初秋，医院中也开了空调，可他还是打了个寒颤。查房的护士从他身边经过，用好奇的目光看了他一眼，才礼貌地提醒他不要站在走廊中央。他沉默着点了点头，拖着脚步靠向墙壁。

他讨厌医院。无论是无处不弥漫着的消毒水味，还是铺天盖地刺眼的白色。

尤其是那些手术室的门。

鹰司从小时候就觉得它们像是怪兽的大嘴，在短暂的张开之后，就紧闭上去咀嚼那些被送进去的生命垂危的病人。这种本应该模糊的童年回忆不知为何怎么都不肯放过他，直到现在，都在不停煽动着他的恐惧。

衣兜里的手机开始震动。但他没办法去接，他的灵魂好像随着那张病床一起被送了进去，留在外面的只有行尸走肉。

在规律的震动声中，他的思维变得渺无边际。眼前一会红，一会白，一会是喧闹的马路中央堆着汽车残骸，一会是废墟里破布娃娃一样的躯干。

‘会死吗？’

他在心中不断重复着这个问题。

‘她也会死吗？’

可没有人会给他答案，鹰司最后只能茫然地看向那扇门。一如当初，他等待着被同样的门吞噬掉的父母一样。

辛阳：

双料间谍。

褚时秋：

情报屋。